

董金祥16年如一日,每天穿戴着近百公斤重的装备,在井下修理管道、清理淤泥——

“地下工作者”遭遇“供氧失灵”……

本报记者 苏少静 摄影报道

地下管道就像是城市的“血管”，“血管”不通，整个城市就容易内涝。目前，我市已进入汛期，城市管道清淤工人又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节。他们每天忍着恶臭，用自己的辛劳换来城市地下管网的畅通。

今年48岁的董金祥，就是这些清淤工人中的一员。近日，记者来到他的身边，记录下他和同事的艰辛。

负重近百公斤下井

董金祥是沧州天合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清淤工人，今年48岁，从事清淤工作已有16个年头。他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及时清理地下排水管网内的淤泥和垃圾，确保地下排水管网畅通。

11日上午9点左右，记者来到高铁沧州西站附近的一处清淤现场时，董金祥已经在这里工作两个多小时了。

董金祥指着一口污水井，对记者说：“这是地下管道的一端，我们刚把井里的垃圾清理完，现在准备下井去封堵管道口，然后再清理管道里的垃圾。”

董金祥介绍，他首先要潜入井室，使用气囊对管道的两端进行封堵，然后使用大型抽水设备进行抽水、降水，再使用高压冲洗车、吸污车进行管道清淤，最后使用仪器进行检测，确认并记录清淤后的管内情况。

董金祥在同事的帮助下，开始穿潜水服。此时，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0摄氏度，潜水服还没穿好，董金祥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汗水。

穿好潜水服，再戴上头盔、系上安全绳、绑上80公斤重的铅块……这个过程花了4分多钟，一整套90多公斤重的防护装备把董金祥包裹得严严实实的。

下井前，董金祥与现场工作人员再次认真检查对讲机、氧气阀、空气软管等设备。“性命攸关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董金祥说。

董金祥蜷缩着身子，通过软梯和安全绳，小心翼翼地进入5米多深的井里。很快，他就被井底的淤泥覆盖。

在井下作业十几分钟后，董金祥用气囊将管道一端成功封堵住。他从井底返回地面后，同事立即往他身上泼水，为他清洗污泥等。

接下来，封堵管道另一端、用机械车冲洗管道……工作一上午后，简单吃了点儿午饭，董金祥和同事没有休息，继续对这段管道清淤。

已经习惯脏臭环境

疏通完这段管道，已是下午3点。由于连续干活，加上天气



炎热，董金祥和同事实在太累了，便走到树荫下想休息片刻。还没休息几分钟，他们又接到了新的清淤任务：九河路上有一处污水井出现堵塞。接到任务，他们马上站了起来，赶往现场。

记者跟随他们也到了现场。离着需要清淤的污水井口还有一段距离，记者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。

“破衣服、烂叶子……里面有各种垃圾，不臭才怪，一般人根本闻不了这味儿。”董金祥说，这些垃圾不算什么了，最难清理的是水泥、石块等建筑垃圾。

记者又往前凑了凑，恶臭味更加浓烈，让人产生一种恶心的感觉。站在井边的董金祥却浑然不觉，他手握钢筋棍，将一头插进井盖上的窟窿内。随后，他用力按压了一下，井盖瞬间被撬

起。他又用手扶住井盖，用力把井盖移向旁边。

“做这行时间长了，也不觉得有多臭了。”说话间，董金祥用高压清水枪往井里喷水，不停地搅动着杂物。

他告诉记者，像这样的情况，单纯靠吸污车往外吸肯定不行，需要往里面加水，然后把垃圾和水混合起来，才能用吸污车将污物吸出来。

此时，董金祥脸上满是淤泥。“长年累月这样工作，已经习惯了。”说着话，董金祥再次穿好潜水装备，进入井里。这已是他今天第三次下井作业。

井下作业“冰火两重天”

“夏天30多摄氏度高温，水下温度仅几摄氏度。如果在水里超过半小时，人就会感觉特别冷。出了水面后，又回到3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。”董金祥说，温差太大，人就会吃不消。因为经常感受“冰火两重天”，如今他感冒的次数也变多了。

董金祥说，在水里作业时，脏水进入衣服里是常有的事。“虽然潜水服是防水的，但是有的地方有缝隙，而且有时还会被挂破，脏水就是这样进去的。”

董金祥说，他的潜水服因为经常损坏，一年得换几十件。

寒冬里的工作环境更是难以忍受。董金祥说，冬天他潜水作业时，井下的水常常是几摄氏度的冰水。冰冷刺骨的水，常常让他的腿抽筋。

去年冬天的一天早上，室外温度将近零下20摄氏度。当时，董金祥正对沧东开发区一处破损管道进行封堵。管道位于河边，因为有裂缝，河水进入到管道中。“当时，水里有好多冰碴，我干了一会儿，双手冻得发紫。”董金祥说。

作业时危险重重

下井清淤不仅又脏又累，而且有很大危险。

去年4月，市区迎宾大道和新华路交叉口附近有一处管道需要修复。董金祥刚进入水里，就感觉一股水从正前方涌过来。虽然他身上有重达80公斤的铅块，但水流还是猛地将他冲了出去。

“那处管道正处于下游，水流特别大。当时，我心头一惊，但很快就稳定了情绪，使劲抓住安全绳。”董金祥说，地上的同事也吓得不行，牢牢抱住安全绳，以免他被水冲走。

去年夏天，他有一次在新华区井下作业时，地面上的供氧设备突然失灵。幸亏同事及时发现，迅速将他拉上了地面。“我在下井前检查设备时，它还是完好的。但我下去没多久时间，就出问题了。如果我上来晚了，估计就没命了。”董金祥说，至今想起这件事，他还心有余悸。

董金祥说，他做清淤工作16年了，已经记不清下过多少次井，疏通过多少段管网了。“干什么活都不容易，既然选择干这个活了，就要干好。”董金祥说，苦一点、累一点没事，只要城市排水管网能够正常运行，他就满足了。